

# 恶魔出世

不要恨任何人，要憎恨的是  
他们的恶行，不是他们本身。

——〔美国〕布雷纳德

第一编

## 恺撒“复生”

建筑在暴政、怨恨和愚蠢上的楼房是不会经久坚固的。

——〔波兰〕显克微支

巴黎分赃会上，意大利虽然胃口很大，但在美、英、法三巨头面前，它无疑只是一个二流国家，结果它既没从德国海外 300 万平方公里殖民地中捞到分毫，也没得到一直垂涎的阜姆港。墨索里尼利用意大利人民的沮丧心理成立第一个法西斯政党“战斗的法西斯”。法西斯党成立之初并不象墨索里尼想象的那样迅速膨胀，他的党在第一次大选中竟交了白卷。四处碰壁的墨索里尼立即悟出了真谛，决心用铁拳纠集广场上的乌合之众，用橄榄枝招揽新老政客。这一招果然应验，法西斯势力空前膨胀。1922 年 10 月，墨索里尼导演一场向罗马进军，轻松夺取政权。对内实行专制独裁，对外奉行侵略扩张，一个既危害意大利人，又危害世界人民的恺撒复生了。

## • 欲心未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法、美为首的协约国精心构筑了一个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饱受战火洗劫的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们以为，战争的恶魔被降服了，世界被装进了和平的乐园，从此将太平了。然而，人们尚未从胜利的喜悦中冷静下来，一场新的、更大的风暴已经迎面而来。法西斯的名字旧渣泛起，日益变得家喻户晓。伴随着法西斯浊浪的滚滚而来，一场世纪性大灾难向正陶醉在和平中的人们逼来。

1919年1月18日，举世瞩目的巴黎分赃会议开幕了。美、英、法、意四国政府首脑组成的四巨头，个个显得底气十足，怀中各揣着一个清单，准备从战败国身上捞到最多的利益。然而，在国际上单靠开空头支票是吓唬不了人的，只有实力才是真正的杀手锏。四国之中，美、英、法无疑成了整个大会的太上皇，充当仲裁者，意大利总理奥兰多虽然胃口很大，提出要得到阜姆港，称霸亚得里亚海。但是，在美、英、法等国首脑看来，意大利只不过是个二流国家，充其量能扮演个跑龙套的角色。结果，奥兰多虽摇动三寸不烂之舌，大肆鼓噪，绝大部分主张仍未被采纳，德国在海外的300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不仅分毫未得，而且意大利人最为看重的阜姆港也未得到。贪欲没有得到满足的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们对英法极度不满。墨索里尼这个五金工人的儿子，当过流浪汉，办过报纸，并曾在战火中多次受伤的极端分子，决心纠集力量，重温罗马帝国的迷梦。

1919年3月，也就是意大利人在巴黎和会处境尴尬的那段日子，墨索里尼在米兰召集旧时同伙150人，宣布成立一个“战斗的法西斯党”。就这样，世界上第一个法西斯政党出笼了，墨索里尼成了法西斯的鼻祖。然而，墨索里尼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他的党

在 1919 年 11 月的大选中，竟无一人当选。竞选失败后，一些法西斯信徒心灰意冷，抛弃了法西斯党，到 12 月底，战斗的法西斯党只剩下 870 人了。法西斯领导集团也分为两大派，一派以墨索里尼为首，仍在城市煽起法西斯运动；一派以罗伯托·法里纳奇为首，他们转入农村，以农村退伍军人为骨干，通过暴力恐怖活动发展势力。

### • 铁拳加蜜糖

墨索里尼在城市虽四处活动，但成效甚微，相反，农村的法西斯运动却一浪凶于一浪。不过，墨索里尼却从中悟出了法西斯运动的真谛，他说：“现实告诉我们……必须拿起武器，而不能手无寸铁；必须组建自己的队伍，而不能靠在广场上集合的那些乌合之众。”1920 年 5 月，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法西斯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公开叫嚣要将暴力视为自己的行动准则。与此同时，墨索里尼为了博取统治阶级的信任，寻找各种机会取悦新老政客、垄断资产阶级、封建地主和王室。1920 年 5 月，墨索里尼在阐述政党的纲领时，明确表示法西斯运动不反对现政权。6 月 15 日，一向仇视革命运动的乔里蒂出任意大利王国首相，当即发表镇压革命的宣言。处心积虑的墨索里尼终于找到了一个讨好卖乖的机会，6 月 25 日他立刻作出反应；在《意大利人民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声言乔里蒂的宣言“与法西斯新纲领的基本要点完全一致”。随着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墨索里尼很快变成了统治阶级的掮客。10 月 17 日墨索里尼亲自跑到米兰市长办公室，百般献媚说：法西斯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将用一切手段，反对工人运动，制止工会的骚乱。一时间，法西斯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意大利。法西斯的战斗小分队四处活动，对人民群众进行恐吓、抢劫、勒索和骚扰，大街、田野上，每天都有血战发生。

1921 年，意大利举行第二次大选，墨索里尼为了防止像上次那

样交白卷，命令他的法西斯党徒准备好棍棒与屠刀，谁不投黑衫党的票就将他棒喝至死，轻者也要喝上一杯蓖麻子油。在暴徒们的恐吓威胁下，法西斯党终于在国会总共 535 个席位中赢得了 35 席，尽管这不足 1/10 的席位不足为道，却表明了法西斯党的势力在膨胀，特别是有棍棒、枪械相护，35 席就能左右国会了。

法西斯暴徒之所以敢如此猖獗，关键不在于他们的枪刀有多利，棍棒有多重，因为面对数十万持枪荷弹的警察、军队来说，法西斯党徒的那些武装尚不足为道。问题正出在这里，当局包庇、纵容法西斯党徒，结果姑息养奸，使法西斯成为一股难以阻挡的浊潮，进入 1922 年，墨索里尼面对着软弱如泥的资产阶级政府，再也不想扮演配角了。7 月 19 日，墨索里尼在国会上公开发出了威胁，他对倒霉的法克达总理吼道：“法克达总理先生，我告诉你，你的内阁不能再维持下去了，现在法西斯党要自行其是，或者要作一个执政党，或者要作一个乱党，何去何从，要看局势的发展。”

软弱的法达克政府面对墨索里尼的狂吠，委曲求全，百般安抚。翅膀已硬的墨索里尼此时已拥有武装党徒 50 余万，普通党员 100 万，另外，在他操纵之下的工会和其它社团还有 250 万人，并不满足于消受政府的媚态了，他想演出一场逼宫戏，登上权力的顶峰。

## • 向罗马进军

1922 年 10 月 24 日，墨索里尼在那不勒斯主持召开法西斯党代表大会，公开宣布：“假使我们不能和平接受国家政权，便带兵到罗马去，清君侧，用武力攫取政权。”墨索里尼的话音刚落，台下的法西斯党徒们发出一片“到罗马去！到罗马去！”的吠声。

进军罗马前夕，墨索里尼召集法西斯头目举行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建立三个军团，分别攻击米兰、都灵、帕尔马，然后合力进军罗马。一切就绪后，10 月 24 日，法西斯党代表大会闭幕后，4 万名

身着黑衫的法西斯党徒举行了誓师大会。进军罗马当天，墨索里尼在法西斯机关报《意大利人民报》发表所谓“革命宣言”，宣言声称：“法西斯蒂！全意大利：我们决战的时候到了！在四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们国家的军队取得了欧战的最后胜利……自今日起，法西斯宣布临时戒严，所有军事的、政治的、行政的职务，都由三军团负责人以独裁的形式指挥。”墨索里尼宣称，国家军队要严守中立，不予干涉。

法西斯进军连连得手，当天晚上，呆在佩鲁贾的墨索里尼就收到了好消息，克雷莫纳、亚历山大里亚和波伦亚已落到自己手中，在黑衫党武装暴徒的威慑下，几乎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都吓破了胆，有的摇尾乞怜，有的乖乖地举起了双手，政府的军队和警察大多袖手旁观，只有少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群众勇敢地走上街头，抗击法西斯暴徒，但因力量悬殊，被残酷地镇压了。

身为首相的法克达犹如热锅上的蚂蚁，束手无策，后来只是在几个谋士的建议下，才硬着头皮发表了一个官样文章，由于头脑发昏，过于惊恐，区区几百字的声明中竟破绽百出，把法西斯的政变一会儿称为“叛乱”，一会儿又称为“革命运动”。阁员和国王见此情景心灰意冷，有几位资深的阁员甚至没跟法克达打招呼，就跑到墨索里尼那里，献媚说他们愿意改组内阁。墨索里尼并不满足，他告诉这些胆颤心惊的阁员们，他的目标不是改组内阁的问题，在夺取全部胜利之前，他决不放下屠刀。在墨索里尼咄咄逼人的威胁面前，昏庸的阁员们只好羞怯地悄悄溜走了。

意大利国王慌了手脚，10月29日，他授权他的副官西达迪尼将军打电话给墨索里尼，答应将组阁的大权交给墨索里尼。墨索里尼乍听起来有些吃惊，他没想到政权会这么轻松地落到自己手中，接着有些狐疑，为防有诈，诡计多端的墨索里尼要求西达迪尼以电报的形式重新通知他。过了差不多两个钟头，电报来了。墨索里尼如获至宝，立即通知佩鲁贾总部和米兰的黑衫党总部，并指示《意大

利人民报》用最快的速度刊发电报全文。10月30日深夜，墨索里尼将《意大利人民报》总编辑的重职交给自己的兄弟后，匆匆赶到罗马。国王维拉里奥埃莱三世立即召见了墨索里尼，墨索里尼显得很虔诚，他匍伏在国王的宝座下，谦恭地说道：“我是陛下忠实的奴仆。”

第二天，世界上第一个法西斯政权建立了，39岁的墨索里尼任首相兼内政、外交大臣，他的3个忠实的信徒把持了司法、财政和被解放土地大臣。法西斯政权的建立，人类大灾难自此开始了。

## • 磨刀霍霍

墨索里尼轻松地上了台，他愈想愈得意，愈想愈觉手痒，他看了一眼身边的忠实信徒，抑制不住心中的狂喜，大声说道：“假如我愿意的话，我能将我的仇人都钉在墙上，叫他们不能动弹。”略微缓了一口气，他接着说道：“我不能忘记，需要拿出相当的精力来对付这充满阴沉险毒的下议院，他们常常陷害我，他们习惯于蒙昧、奸诈、妒嫉，而又怀恨于我；毫无主见的上议院，他们表面上尊敬我，但不能与我合作。”

墨索里尼在暴力、恐吓等方面向来是信守诺言的。为了搬除身边的绊脚石，他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出十个彪形大汉将原首相法克达送归故里，令他再也别来罗马见他。11月16日，在他的授意下召开了众议院会议，这次会议的重心不是放在新政府将如何管理好国家，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而是成了一次秋后算帐的会议。会议刚开始，墨索里尼就耀武扬威地走上讲台，大声吼道：“这个会场，本来可变为尸横遍地的屠场，这次国会，本来可作为一党专政的地方，造成一党专政的政府，但是所有这些都我不做，至少现时不做。”坐在主席台下的议员们瞠目结舌，瞪大了眼睛，没等他们回过神来，墨索里尼继续讲道：“今天，我不象以前的内阁那样，上台伊始就宣布内阁政纲，我认为那是纸上谈兵，无济于事。我将

按我的意志去做。”

墨索里尼的大棒的确镇住了那些犯软骨症的议员们，一些议员甚至没等墨索里尼的话落下来，就疯狂地鼓起掌来，有些人还举起手，要求作即兴发言，以表达自己对领袖的忠诚。但是，墨索里尼对这些轻易附伏的议员正眼都没看一眼，就挥了挥手，说道：“这未免太多了，不要空口说白话，最重要的是要看行动。”墨索里尼怕这些胆颤心惊的议员因紧张没听明白自己的话，又补充了一句：“我不愿给诸位留下这样的印象，我的政府是反对国会的。但是，我再说一句，我绝不允许我的仇敌——以往的，现在的，将来的——在我们的队伍中培养幻想。那种以往的愚蠢的幼稚的幻想，必须统统打消。”

## • 强奸民意

尽管国会实际上已失去了自己应有的职权，墨索里尼还是不放心的，他所需要的是完全为法西斯控制的国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墨索里尼很快就采取了行动。1923年7月15日众议院的议员们在墨索里尼“御林军”的弹压下，以235票赞成，139票反对，77票弃权通过了新选举法。该法规定，凡某一党所得选票占票数的1/4以上，便可在国会中占有2/3的议席，可以垄断国会，组织内阁。

不过，墨索里尼心里明白，如果不把共产党、社会党、人民党镇压下去，法西斯要获得1/4的选票是不可能的。因此，从1923年1月开始，他就把屠刀伸向了这些政党，特别是意大利共产党。墨索里尼磨刀霍霍地声称：要以暴力对付暴力，扑灭一切反抗行动。在短短的几周里，共产党总书记博尔迪加和几乎所有的中央委员被以“阴谋反对国家”罪投进了监狱。大选前夕，墨索里尼又在全国市长会议上公开叫嚣要使反对派屈服，他杀气腾腾地说：“如果反对派想要法西斯主义、政府以及法西斯党和法西斯民兵减少压力，那就必

须乖乖地接受既成事实，否则，为了捍卫法西斯，我们将采取过去未曾采取的行动”。即或如此，墨索里尼仍不满足，他宣布，除他的黑衫党外任何政党不能自由竞选不能拉选票。4月6日大选那天，墨索里尼又发出指示，命令法西斯民兵控制所有投票站。凡发现未投法西斯候选人票者，次日即予制裁，轻者剥夺工作，重者投进监狱。除此之外，一些法西斯分子冒名投票，一些地区还大肆制造假票。即或这样，墨索里尼仍未取得空前绝后的胜利，他的党仅仅获得65%的选票。

法西斯强奸民意的行为引起进步人士的极大愤慨，社会党议员马泰奥狄挺身而出，揭露法西斯的卑劣行径。墨索里尼勃然大怒，他暗中将专门从事暗杀活动的杜米尼召来，说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那些敢不听调教的人要永远封住他的嘴”。6月10日马泰奥狄被5名法西斯分子绑架。两个月后，人们发现了他的尸体。

法西斯的暴力行径引起人们的极大愤慨，一时间舆论大哗，舆情鼎沸。在国会中，大约150名非法西斯议员组成“阿文廷派”，要求免去墨索里尼的首相职务。在反法西斯怒潮的猛烈冲击下，法西斯政权大有崩溃之势，法西斯党徒锐减，墨索里尼感到风声鹤唳，哀叹“一切都完了”。

然而，反法西斯力量没能抓住机会采取果敢行动，墨索里尼赢得喘息之机后，立即反攻倒算，大肆清洗反法西斯力量，反对党的报纸被查禁，非法西斯党团被取缔，共产党领袖安东尼·葛兰西和其他领导人或被投进监狱，或被流放。这样，经过几年的残酷清洗，墨索里尼建立了法西斯党的一党专政。

但是，墨索里尼欲壑难填，他又通过控制立法，使自己集党权、政权和人事任免权于一身，成为国家的主宰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此后的意大利，所有人都是要听他的命令，“我告诉他们止则止，动则动”。

墨索里尼加强了自己在国内的统治，实现“朕就是国家”后，又

开始做起自己的扩张梦来。

## • “宁当雄狮过一天，不做绵羊活百年”

墨索里尼平素喜欢的莫过于《俾斯麦传》和《裘力斯·恺撒》了，因为他崇拜俾斯麦，欣赏恺撒在侵略扩张中的韬略和野心。恺撒曾经说过：“懦夫在未死以前，就已经死过多次，勇士一生只死一次。在我所听到的一切怪事之中，贪生怕死是一件最奇怪的事情。”墨索里尼早在羽翼未丰时就幻想着，能象恺撒那样，为扩充意大利的疆土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执政后，墨索里尼的野心更旺了，他把军界头目们召到自己身边，满怀激情地说道：弱肉强食是人类生存的根本法则。接着，墨索里尼装出一副神秘样子说：“民众似乎只有流血的时候，才懂得什么叫战争，实质上战争早在战前就开始了。我要把青年和儿童训练成热爱国家，热爱战争的人。孩子们对于动物是残酷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很容易被训练成好战的人。”

一向与杀人机器为伍的军界头目们看着这位好战的元首，略略有些惊讶。墨索里尼明白了他们的心理，拿出古罗马帝国时的疆域图，接着又摆上现时意大利的疆界图。墨索里尼有些沮丧，他说：“你们看，我们现时的疆土与古罗马时相比狭小多了”。略略放松了

下，墨索里尼继续阐述着自己的观点。“现在的意大利除了国土狭窄土地又贫脊、山多，平原少，除波河外，没有大的河流。特别严重的是，意大利没有铁、没有煤，因此，也没有现代大工业所需要的一切。法国、英国和德国之所以比我们富有，正是因为他们有比我们更为优越的自然条件，不仅如此，广阔的殖民地也给了他们源源不断的财富。”

军界的头头们附和了一句，墨索里尼很快从消沉的情绪中摆脱了出来，振作精神说道：“我们必须发扬古罗马的精神，恢复意大利古代的光荣业绩，行使地中海拉丁文明堡垒的职能。”

那么，意大利要实现自己的野心，首先应从哪里开刀呢，墨索里尼扫视着非洲这块肥沃的土地，细细地查看着，英、法国已瓜分了大部分非洲领土，只有阿比西尼亚尚没有为殖民大国所占领。墨索里尼没有犹豫，很快定下了决心，要想实现意大利的霸业，首先得从这里开刀。然后以此为基地，采取果断行动，摆脱苏伊士运河和直布罗陀海峡的束缚，并通过苏丹将东、北非连接起来，打通大西洋与印度洋的通道，从而实现古罗马帝国的迷梦。

然而，墨索里尼的兴致没能保持多久，因为意大利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与英法诸强相比呈劣势。因此，要想达到目标，必须动员一切工业、农业、物资和人力资源，打一场总体战，将和平时期的经济纳入战争轨道。即或如此，意大利要保持不败，必须采取闪击战术，一举成功，否则敌方切断意大利的原料，特别是石油的来源，意大利将不战自溃。

墨索里尼继续勾画着自己的设想，在现时的世界格局中，英、法、德、美、日等国实质上左右着世界舆论，实力并不强但野心却不小的意大利要想立住脚跟，必须采取灵活的外交政策，巧妙地利用各方矛盾，为自己谋利。墨索里尼细细分析着诸国，英、法是既得利益者，愿意保持现状；美国远在北美洲，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常常对他国的行为采取隔岸观火的政策；日本与意大利的处境相似，国小野心大；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对现状最为不满，因此挑动德国，打德国牌是意大利的最佳选择。结果意德这两个气味相投的国家愈靠愈近，最终发展成为侵略伙伴。

墨索里尼在勾画完侵略计划和应采取的策略后，立即采取了行动。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将经济军事化，接着是强化军国主义教育，实行居民军国主义化，按规定：从6岁幼儿到年过半百的老人都得参加军事训练。6~8岁者参加“狼子团”，9~14岁参加“巴利拉”少年团；14~18岁参加法西斯先锋队；18~21岁参加法西斯青年团；21岁以上参加法西斯民兵。训练中竭力培养好战精神，其口

号是：“信任、服从与战斗”；“宁当雄师过一天，不做绵羊活百年”。为了加强军事实力，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加快陆海空三军的建设。1931~1940年，军费支出达到158.8亿里拉，占去公共预算总支出的35%，由于军费大增，意大利军事实力有了很大加强，但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却下降了。

## 卐字旗的魔影

一想到德国人民，我不免常常黯然神伤，作为个人，他们个个可贵，作为整体，却又那么可怜。

——〔德国〕歌德

希特勒，这个浪迹德国的奥地利人，无亲无故，无产无业，既无一技之长，亦无正常职业，在政治上更无任何经验，就连他自己也承认：“像我这样一个无名之辈，要采取任何有益的行动，连最起码的基础也不具备。”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德国，仅用短短 14 年的时间就登上了德国总理的宝座。

### 糟糕的学生

1933 年 1 月 30 日 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出生奥地利的德国人宣誓就任了德国总理。当天晚上，成千上万的纳粹冲锋队员和党卫

队员从动物园出来，排着整齐的队伍，经过勃兰登堡凯旋门，走进威廉大街的总统府。他们手擎火炬，伴随着军乐，放声高歌《德意志高于一切》。他们手中的火炬汇成一片火海，照亮了整个夜空。街道两旁汇聚了无数观望的市民百姓，使大街小巷顷刻间变成了人的海洋。人们注视着站在总统府窗前的德国总统兴登堡和站在总统府上面一个窗前的 43 岁的新任总理希特勒。

兴登堡看着下面游行的人群，他的手杖伴随着军乐的节奏击打着地板，他举起了双手，微笑着向他们祝福致意。然而，老朽无能、神志不清的兴登堡此时此刻怎能料到：恰恰是他亲手放出的这位凶神恶煞在 12 年后竟把德国和全世界人民推向了痛苦的灾难性的深渊。

希特勒站在那里审视着游行队伍，尽情地享受着人群对他的欢呼和敬意。他的表情显得莫名其妙的紧张，他时而微笑，时而大笑，两眼充满了激动的泪水，沉浸在无比兴奋中的希特勒，不停地向他忠实的党徒们挥手致意，感慨万千。

希特勒，1889 年 4 月 20 日，生于奥地利一个日耳曼血统的海关职员的家庭。他父亲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一名公务员，然而，从小就桀骜不驯的希特勒没能接受老父亲的教诲，在他看来，当公务员对于人的一生毫无意义。

少年时期的希特勒，除了喜欢自由绘画外，就只有对历史课令他感兴趣了，他极为喜欢听他的历史老师利奥波德·珀奇的课。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极力赞扬这位教员：“我有幸得到了一位懂得很少人懂得的……去芜存精的原则的历史教员，这对我后来的生涯也许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每逢历史课希特勒都全神贯注地聆听老师的陈述。恺撒、拿破仑、俾斯麦，这些历史上的传奇人物的经历无不令他神往。历史教师的慷慨激词就象变魔术般把他带到了过去的时代，穿过重重时间帷幕，徜徉在久远的历史长河中，炽烈的民族狂热之火熊熊燃起。

## • 孤独的浪人

到了 1907 年，希特勒已是 19 岁的大小伙子了，重病一年多多的母亲溘然长逝，虽然他既无一技之长，又一向轻视体力劳动，也从来没有想靠自己的力量赚过一分钱，但生活窘迫的希特勒需要寻找出路，经过几天的彷徨、犹豫后，他最后作出了决定，决心去维也纳。

维也纳，位于维纳瓦尔德树木葱郁的山脚下，蓝色的多瑙河畔，山坡上到处点缀着黄绿色的葡萄园，然而，这一切不属于孤苦的希特勒。对这个来闯世界的青年来说，在维也纳的四年，是他一生中最贫困、最悲惨的日子。为了生活，他不得不干些杂七杂八的零活，有时候还不得不冒着严寒，去施粥站领取一点救济食物来充饥。

但是，贫困潦倒的希特勒没有忘记临行时与亲友们说的“若不得志，决不还乡”的誓言，他竭力克制着自己，不抽烟，不喝酒，不与不三不四的女人来往，将全部的业余时间花在读书上，短短的几年内，他学到了许多知识。

## • 传令兵佩上了铁十字

1914 年 6 月 28 日，萨拉热窝的枪声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给贫困潦倒的希特勒带来了根本性的转机。1914 年 8 月 3 日，也就是德国对法国宣战的那一天，希特勒兴致勃勃地向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三世上书请愿，要求加入巴伐利亚军队。第三天，他的申请被获准，这使他欣喜若狂。因为从这一天开始，他的命运就与德国紧紧地拴在一起了。

希特勒紧紧抓住这一天赐的机会，在战斗中，他以他的勇敢、机智赢得了荣誉。1914 年 12 月，他获得一枚二级铁十字奖章，并擢升

为下士。1918年8月，又得了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这对只是一名普通士兵的希特勒来说是一种殊荣，因为在德军中，授予一名普通士兵以一级铁十字勋章是绝无仅有的。

## • 慕尼黑：希特勒的天堂

然而，希特勒并没有盼来他朝思暮想的胜利，1918年11月，德国战败了。这一可怕的消息，给希特勒的心灵以极大的打击，他决定投身政治，前往慕尼黑。希特勒很快就抓住了机会，成了德国工人委员会的第7名委员，并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很快掌握了党的领导权。接着，他又使他的同志尝到了他的冷酷和狡猾。党章被修改了，委员会也很快被撤销，希特勒成了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党魁。

希特勒很狡猾，一方面他打起种族主义的旗帜，大肆宣扬要将日耳曼人统一在一个大德意志国家内。另一方面，他鼓吹社会主义，欺骗那些下层阶层的人民。除了在口号上下功夫外，希特勒在党的名称、旗帜上也大费心思，在他的授意下，德国工人党前加上了“国家社会主义”，卐字旗成了纳粹的党旗。希特勒在取得对纳粹党的控制权后，立即买下了一家负债累累的报纸——《人民观察家报》到1923年初，他将这家每周出版两次的反犹太小报改为日报，这样，希特勒就有了一个政党所必备的条件。

有了这张报纸，再加上希特勒那张能把方的说成圆的嘴，他很快就网罗了一批忠实的信徒。鲁道夫·赫斯这个德国批发商的儿子很快成了希特勒的密友。才能平庸的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后来常常被誉为纳粹党的“思想领袖”也在此时投到了希特勒的门下。戈林虽然在一战时是德国著名的战斗英雄，获得过德国战时最高勋章，但德国一战败，他的日子比大多数退伍军人还困难，他为希特勒的魅力所倾倒，拜倒在了希特勒脚下。

## • 啤酒馆：妄梦一场

希特勒的翅膀变得越来越硬了，野心也更大了。希特勒决定先发制人，用屠刀和手枪夺权。良机很快就有了。1923年11月8日，希特勒获悉：巴伐利亚邦长官卡尔将军将于当晚在慕尼黑东南部一家名叫贝格勒劳凯勒的大啤酒馆发表施政纲领的演说。驻巴伐利亚的国防军司令奥托·冯·洛索夫将军，邦警察局长汉斯·冯·赛塞尔上校以及政府部长等文武官员也将列席演讲会。希特勒决定充分利用这一难得机会，用武力劫持三个重要人物，以便迫使他们按照纳粹党的要求一同暴动。

当晚8点钟，希特勒乘一辆红色曼赛德斯一奔驰牌赛车来到贝格勒劳凯勒啤酒馆。希特勒身穿一件胶布的军用雨衣，口袋里装着一支手枪，9点差一刻时，希特勒亲自率领一队冲锋队员包围了啤酒馆。冲锋队员头戴钢盔，有些人手里拿着机枪，他们把机枪架在高处，以便把整个大厅置于火力范围之内。这时，卡尔正在作报告，大厅里顿时一片混乱，人们开始喊叫起来。

希特勒挤进人群，跳到一张桌子上，向天花板开了两枪，大喊道：“全国革命已经开始了！”六百名武装人员已经包围了这个大厅。任何人都出不去了。国防军和警察部队的兵营也被占领了。国防军和警察部队都站到了卐字旗下，巴伐利亚邦政府被推翻了！德国政府被推翻了！顿时，会场寂静下来，人们目瞪口呆，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

这时，希特勒接着用更大的声音喊道：“这个新政府的成员是希特勒、鲁登道夫、波纳、万岁！”希特勒宣布完三人执政的名单，本指望赢来暴风雨般的掌声，但大厅里一片寂静。希特勒勃然大怒，挥动着手枪，命令冲锋队逮捕除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外的全部邦政